



# 儿时年味去哪儿了

宋致强

这个春节,竟这般悄无声息,像一阵微风悠悠地过去了。

每到年关,总能听见人们不约而同地感慨:年味越来越淡了,过年,再也找不回当年的感觉。我常常在想,究竟是岁月匆匆、时代变迁,悄悄带走了旧时的热闹与仪式感?还是我们在日复一日的奔波中,悄悄弄丢了那份容易满足、容易欢喜的心?

我出生在1970年,小时候总盼着过年,仿佛一进腊月,空气里就飘着不一样的味道。那时候的年,是看得见、摸得着、闻得到的,热闹、实在,又满是烟火气。可如今日子越过越好,年货越来越丰富,这年味却好像越来越淡了。我忍不住想问:儿时的年味,到底去哪儿了?

我仔细想想,其实,儿时的年味,是从漫长的准备中一点点熬出来的。刚进腊月,大人们就开始忙活。在物质资源匮乏的年代,买什么东西都要有票。一到过年,母亲会提前准备好

肉票、油票、布票、副食票,到附近的商场、副食店置办年货。熬鱼、炖肉、晒腊肉、灌香肠,厨房里总是飘着肉香与油香。

母亲还会带着我去新华书店买年画,去集市买春联、吊钱儿。直到现在,我还能回忆起新华书店里那股油墨的味道。每逢快到春节,书店的工作人员便会从房顶上牵出一道道细绳,将一张张年画挂在上面,每张年画都贴着写有号码的标签。顾客选好心仪的年画后,报上号码,就可买到。贴年画也是我的事,那些年我和祖母住一屋,我总是缠着祖母给我当“监督员”。我要么踩着凳子,要么站在床铺上甚至爬到柜子上,拿着年画在墙上比划着,让一旁的祖母提醒我别贴歪了。家里人总是说我贴得太多,而我却认为,只有这样才热闹,才算过年。年画一贴,年味就来了。

那年头生活不富裕,平日里粗茶淡饭,只有过年才能吃上大鱼大肉。母亲会提前炸好丸子、炖好肉、蒸好馒头,刚出锅的热气裹着香气,馋得我围着灶台直打转。年夜饭的桌上,鸡、鱼、肉样样齐全,每一道菜都倾注着母亲的心血。吃鱼寓意年年有余,吃丸子象征团团圆圆,简单的饭菜里,藏着一家人最朴素的心愿。

那时收到的压岁钱,和现在没法比。现在的孩子们,过年能收到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压岁钱。我们小时候收到的压岁钱,有几毛钱就算不错了,最多也就几块钱。每次收到长辈给的压岁钱,我都会小心翼翼地揣进兜里,怎么都舍不得花——那可是我一年里最珍贵的礼物。

除夕前夜,母亲早就把做好的新衣服放在了我的枕头边。除夕一早起来,我就穿上新衣服,和大人一起跑

前跑后,帮着择菜、贴吊钱儿,哪怕只是递个剪刀、抹点糨糊,心里也满是欢喜。那时没有超市里现成的年夜饭,也没有一键下单的年货,所有的年味,都藏在一针一线、一刀一铲的忙碌里。慢工出细活儿,也慢慢熬出了过年的仪式感。

那时的新年,没有智能手机,没有无尽的短视频,却有着最纯粹的快乐。吃完年夜饭,我和小伙伴们提着灯笼走街串巷,追逐打闹,冰冷的冬夜,因这份热闹变得温暖无比。大年初一,我们穿上崭新的衣服,挨家挨户拜年,一句句“过年好”,换来一颗颗糖果、一声声夸赞,简单的幸福,填满了整个童年。

如今的年,似乎少了许多从前的味道。年货可以一键下单,省去了奔波的乐趣。年夜饭在酒店吃,少了家人围炉做饭的温情。发红包变成了微信转账,没了亲手传递的温度。春晚不再是唯一的娱乐,人人低头刷着手机,哪怕围坐一桌,也少了促膝长谈的默契。大家住进了高楼大厦,邻里之间很少往来,串门拜年的人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条群发的祝福消息。

我们总说年味淡了,其实不是年失去了味道,而是我们的生活变了,心境也变了。儿时的年味,藏在物质匮乏时代的期盼里,藏在一家人齐心协力的忙碌里,藏在人与人真诚相待的温情里。那时候的快乐很简单,一件新衣、一顿美食、一点压岁钱,就足以让我们开心一整年。

儿时的年味并没有消失,它藏在我们的记忆里,藏在回不去的旧时光里。儿时的年味,不是丰盛的佳肴,不是华丽的新衣,而是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的团圆,是慢煮时光、用心奔赴的仪式感,是纯粹质朴、满心欢喜的期待。

想找回那份纯粹简单的快乐,不妨多花点时间陪伴家人,亲手做一顿年夜饭,认真贴一副春联。年味从来不在繁华里,而在人心的温暖里,在一家人团聚的烟火气中。只要心中有爱、有期盼,年,就永远有最朴实动人的味道。

## 网开一面

忽然之间,“成为中国人”成为海外网友中的新风潮。

外国人很难一夜之间变成中国人,但一场“像中国人一样生活”的实践,正在外国网友间悄然兴起:他们开始喝热水,即便热水是用微波炉“打”出来的;他们学着煮养生茶,虽然常见食材是苹果,但毕竟还是抓了一大把枸杞放进水壶;他们也会煮粥、蒸蛋,并且尝试放入一些自己喜欢的辅料食材,还去亚洲超市寻找中式调味品;他们发现秋裤和暖水袋都是“保温神器”,信誓旦旦表示“坐月子”等生活方式里蕴含着古老的东方智慧……

中式生活方式并非写在秘而不传的典籍里,而是早就随着海外华人的迁居,散布于世界各地。这股飓风一样的网络潮流,为何在近期才骤然掀起?仔细梳理其发展脉络的话,它既是“TikTok(抖音国际版)创作者转战小红书”和过境免签政策吸引海外博主纷纷来华等趋势的延伸,也融合了海外网友对健康生活的心理需求。

尽管互联网风潮会快速兴起也会迅速消逝,但“成为中国人”的话题却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质——中国网友并不因其他国家网友学习、模仿中式生活方式而感到冒犯,无意将这种热潮导向所谓“文化挪用”的争议与讨论,反而以同样热情支持、鼓励海外网友尝试新生活,热心提供可操作、可复制的生活建议;即便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以讹传讹的谬误,他们也多持理解、包容的态度。于是,一次简单而突发的互联网风潮,就成了民间自发进行文化交流的契机,也推动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与创新。中国网友所表现出的强烈的文化主体性和文化自信,源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包容的特性以及化解冲突、凝聚共识的能力。而这,或许正是忙于“成为中国人”的海外网友最想要获得的精神力量之源。

从古至今,中华文化的交流与交融,并不建立在“文化霸权”基础上,也不推崇一成不变的照搬复刻,而在于其中所蕴含的关注生命质量的生活智慧与安顿心灵风暴的精神力量。当不同文化的受众能在包容中互相借鉴、在尊重中共创未来,文化便不再是隔阂的高墙,而是连接人心的桥梁。

投寄本报副刊稿件众多,凡手写稿件,恕不能退稿,烦请作者自留底稿。稿件一个月内未见报或未接反馈,作者可另行处理。感谢支持,欢迎投稿。  
投稿邮箱:jwbfkb@163.com

## 全球网友为何「学做中国人」

阿蒙

## 网络新词语

### 我的身材很曼妙

孟敬皓

该梗源自淘宝某商品反馈问答题。有人提问“请问这件衣服显胯宽吗?”另一用户却答非所问地回复:“不知道,我的身材很曼妙。”这一回答以自信到近乎“嚣张”的态度,应对原本严肃的实用性问题。加之“曼妙”一词在口语中不常见,自带诗意与浪漫风格,与日常提问形成巨大预期反差,从而制造出强烈的喜剧效果。同时,回答暗藏自我炫耀的意味——潜台词是“我身材太好,无法判断这件衣服是否会暴露一般人的身材缺点”。

此后,网友纷纷跟风,将“我的身材很曼妙”固化为万能句式,用于回应任何不愿回答或无法回答的问题。这种荒诞离奇的幽默感迅速蔓延,例如当被问及工资或婚恋情况时,年轻网友也开始用“不知道,我的身材很曼妙”来巧妙化解尴尬。

张军乐呵呵地打着电话:“抱歉,兄弟,今天真去不了,老娘有事,叫我照顾老爷子半天。”挂了电话,张军收起笑容,看着对面津津有味吃饺子的父亲,摇了摇头。

“快点吃,吃完回家。”张军催促道。老人抬起头,看了一眼张军,又慢慢低下去。

桌上的手机再次响起,张军回道:“三缺一也不行啊,我家老爷子离不开人,老年痴呆很严重,他连我都不认识了。”张军显得很无奈,踌躇片刻,“行行行,那你们等着吧。等老爷子吃完饺子,我送他回家,把门反锁后,我就马上赶过来。”

我家附近有一个十字路口,相交的两条街都不宽,路口显得很拥塞,似乎容不下来往的车辆,而来往车辆至此也像生怕被卡,都行色匆匆地驶离此处。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路口变宽了。其实,路口并未变宽,只是路口处

## 路口

伍柳

的一个单位迁走了,单位围墙被拆除,袒露出一小片空地。就是这片空地,顿时给人豁然开朗的感觉。

望着那一小片空地,我突然觉得那就像一个人的心胸,无须多么博大,只需大出那么一点点,就会吐纳自如、神清气爽。

## 饺子

董川北

张军放下手机,见父亲把盘子里最后两个饺子用手抓起来,要往衣兜里塞。张军急忙大喝一声:“你干嘛?”老人被吓得手一哆嗦,饺子掉在了地上。老人一脸惊恐地看着张军,浑浊的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父子俩对视了几秒钟,老人的眼睛逃开了,然后他慢慢弯下腰去,从地板上捡起了饺子。

老人怯怯地问:“你谁啊?你管我

干嘛……”

“嗨!真服了这老头。”张军火冒三丈,嚷道,“还问我管你干嘛,我问你,谁带你来餐馆吃饺子的?吃饺子不要钱吗?你认识回家的路吗?”老人像没听懂,一脸茫然。“行了行了,我只问你,饺子还剩最后两个了,你不快点吃完,却往兜里塞什么?脏不脏?”想到还在等着的牌局,张军心急火燎。

老人似乎这才明白过来,像做了错事的孩子,扭扭捏捏,低声回答:“我给我儿子带的,他最喜欢吃饺子……”

